

儿童文学
金牌作家书系



南飞的苜蓿

MUXU

赵菱 / 著



儿童文学
金牌作家书系

南 飞 MUXU 的苜蓿

赵菱/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飞的苜蓿 / 赵菱著.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4

(《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

ISBN 978-7-5148-3780-3

I . ①南… II . ①赵… III . ①儿童小说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4377 号

NANFEI DE MUXU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著者: 赵菱

责任编辑: 王苏

插图: 星茧

美术编辑: 高煜

责任校对: 刘成聪

责任印务: 刘宏兴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22

总编室: 010-57526071

传真: 010-57526075

发行部: 010-57526568

网址: www.ccppg.cn

电子邮箱: zbs@ccppg.com.cn

印刷: 北京华宇信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60mm × 980mm 1/16

印张: 15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94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ISBN 978-7-5148-3780-3

定价: 24.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 (010-57526880)

目 录

001	楔子	
004	第一章	飞驰的油菜花
013	第二章	204蔷薇宿舍
023	第三章	神秘歌声
032	第四章	一封寄往未知的信
040	第五章	突如其来的新转校生
046	第六章	可怕的宠物
056	第七章	名叫吉姆的朋友
063	第八章	糕点王国
069	第九章	我的秘密
079	第十章	魔龙兄弟
086	第十一章	翡翠街33号
098	第十二章	校服裙风波
108	第十三章	一个人的石磨

115	第十四章	南方少年与北方田野
124	第十五章	炭球来了
132	第十六章	夜鸟的瞳孔
141	第十七章	沉重的牛皮信封
146	第十八章	漆黑心事
153	第十九章	枣山
158	第二十章	北方的孩子去南方
167	第二十一章	南方的山林与大海
173	第二十二章	艰难的回程路
179	第二十三章	雪天的秘密
186	第二十四章	月亮瓷器
191	第二十五章	再见，秦树
196	第二十六章	南方少年的糕饼屋
200	第二十七章	洁白的槐花糕
206	第二十八章	真正的朋友
212	第二十九章	绝佳少年
223	第三十章	盛大的礼物

楔子



我是叶苜蓿，生活在北方一个叫楮城的小城。

楮城地属黄淮平原，在我们幼时所居住的村庄周围，所见最多的树木就是形状美丽的楮树。

楮树高大挺拔，树皮光洁，乳白中透出丝丝嫩绿，看起来高雅洁净，和其他树木粗糙的树干截然不同。儿时，我们最喜欢在楮树边玩，楮树的树叶宛如葡萄叶，一棵楮树就是一座天然的绿色小屋，坐在树下能感受到清凉的绿意。

最让人欣喜的是，楮树还会结出乒乓球大的青色果实，坚硬得很，调皮的男孩子常常爬上树把它摘下来当弹弓的巨型子弹，也可以当小小的球踢。慢慢地，青色的果子渐渐成熟，变成透亮的红，树下的孩子就欢呼起来：楮桃子成熟了！

我们爬到树上去摘楮桃子吃。

成熟的楮桃子甜蜜多汁，是我们格外喜爱的一种天然水果。

在别的地方，我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楮树。每次看到楮树，想起自己的家乡叫楮城，就会觉得这是只属于我家乡的树，心里对楮树更怀了一种亲密的感情。



从小到大，我一直在楮城生活，从没到过比楮城更大的地方。

我最羡慕的人是我的爸爸，他是开长途货车的司机，常常天南海北地跑，全国几乎没有他没去过的地方。

每当我看到爸爸那辆高大的红色货车，就感觉它很神奇，像是一头会飞跑的红色巨兽，坐在高大的车厢里，轻轻踩一下它的神秘踏板，它就能把人带到任何想去的地方。

爸爸常年在外，家里常常只有我和妈妈一起生活。

妈妈在离家不远的菜市场开了一家卤味店，卖各种卤菜杂食，有酱牛肉、卤猪蹄和山椒凤爪等。很多卤菜都是她自己亲手制作的，她的烹饪手艺很高，卤味店的生意一直不错。但我很不喜欢到那里去，平时一看到菜市场门口就远远地绕开。

爸爸偶尔回家休息几天，我就如获至宝地跟着他，像他的小跟屁虫一样问这问那。爸爸总是豪爽地一仰脖子吹牛：“哼，天底下还有我没吃过的美食吗？海南的椰奶鸡、生蚝，青岛的海参、蛤蜊，云南的汽锅鸡、过桥米线，成都的钵钵鸡、东坡肘子，扬州的翡翠烧卖、大煮干丝，南京的盐水鸭、鸭血粉丝汤……”一口气说下来，听得我目瞪口呆，觉得我爸爸太了不起了，开长途货车简直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事。

看到我一脸崇拜的神情，妈妈立刻就嘴巴一撇开始泼冷水，“啧啧，老叶，又开始吹上了！记忆力不错呀，能一口气背这么多菜名！只怕是你认识它们，它们可从来不认识你吧！”

“苜蓿，别听她的，你妈不懂，一辈子没出过卤味店的门，头发长见识短！”爸爸笑嘻嘻地说。

“吹！接着吹！每次你一回来，满天的牛都围着咱们家的房子飞！”妈妈斜了爸爸一眼，脸上却笑盈盈的，他们俩感情非常好，平常没事就喜欢拌嘴逗乐，爸爸妈妈都在家的时候，我感觉幸福极了。

爸爸喜欢听我唱歌，他有一只老掉牙的黑色录音机，每次风尘



仆仆地从外地回来，他第一件事就是掏出录音机递给我，“乖女儿，快录几首你唱的新歌给我听，爸爸最爱听你唱歌了！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听到你的歌声，爸爸觉得快乐得都要飞起来了！”

我总是兴冲冲地接过录音机，把所有学会的新歌一首首耐心地唱，录给爸爸听。

我常央求爸爸带我去别的城市看看，但爸爸总是找各种稀奇古怪的理由委婉地拒绝我。看到我失落的样子，平时总喜欢和爸爸对着干的妈妈这时反倒和他站到了统一战线，安慰我说：“你爸开车是工作，为了养家糊口，可不是游山玩水去的，哪有时间带你去玩？！”

但爸爸讲述的外面世界的新奇，已经被我在心里描绘成了一幅又一幅奇妙的图画，常常翻阅，常常回味，常常独自一个人想着想着，就忍不住开心地笑出声来。





第一章 飞驰的油菜花

我永远也忘不了四月的那一天。

那是我乘客车从家里返回学校的日子，正是油菜花盛开得异常璀璨的时节。

我坐在车窗旁，出神地望着窗外无边无际的油菜花田。每一株油菜花都灿烂地绽放出无数朵金色的花，葱绿挺拔的枝叶，鹅黄明亮的小花，自由自在地在天地之间肆意生长着，像是给深褐色的大地编织了一片片生动摇曳着的花毯。

微风轻轻拂过，仿佛能听到从油菜花细碎的花朵里传来的细细笑声，如少女的声音一般清脆、明媚，等我凝神细听的时候，那笑声却带着悠长的回音，远远地消失在淡蓝的天空中。

客车在平原上一路飞驰，窗外的油菜花从我眼前飞驰而过，那明亮的金黄倒映在我的眼眸中，让我深刻地感觉到，生长着植物的田野有多么神奇，多么美丽。

客车开到一个站台时，短暂停留了一下。

我扭头往窗外看去，车站旁边在卖各种各样的小吃：削成一片片、泡在淡盐水中的嫩黄菠萝，在大铁锅中煮成了深绿色的三角粽

子，水烙馍摊旁边摆着煮得香喷喷的豆腐皮、鸡蛋，还有切得细细的葱丝、黄瓜丝，再浇上深褐色的香芝麻酱，看起来十分诱人。

这时，一个少年拎着两个看起来很沉重的枣红色塑料箱子，快步向车边走来。

之所以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眼就注意到他，是因为他看起来的确与众不同。

他留着一头随意、松散的长发，脖子上戴着一个小小的银色项坠，是一朵精致的梅花形状。他长得像某张海报里的冷峻少年，有一张五官非常鲜明的英俊的脸，看起来显得很成熟。他的年纪和我相仿，在同学之中，我还没见过散发着这样成熟气息的脸庞。

似乎在他身上，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神秘故事。

他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衬衫，一条普普通通的黑裤子，还有一双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色球鞋。这身打扮没有任何出奇之处，但不知为什么，在他身上却显得很协调，有一种说不出的清新动人。

我望着他远远地从一排卖水果的摊位旁向这边走来，色泽新鲜的水果成了他身边鲜艳的背景，却衬托得穿着朴素的他更加光彩夺目。

他身上有些什么地方与我周围认识的所有人都不同。

我的心中忽然闪过这样一个念头，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他向我乘坐的这辆客车走来，箱子似乎很沉重，他的步伐却很坚定，一步一步，毫不拖泥带水。

我的眼睛一直望着他走到我们的客车旁，然后，忽然看不到他了。

我连忙探头向窗外望去，四处搜寻了一圈，只看到人群像黑色的蚂蚁一般，忙忙碌碌地匆匆走着，各自为今天或明天的口粮奔忙。他们的头发如同漆黑的水藻，在生活的波涛中随水飘摇，每一簇水藻都是那么相似，从中看不到一簇令人觉得特别的。

而我刚才看到的那个令我觉得特别的少年，已经消失不见了。

我隐隐有些失望，望着车窗上透明的玻璃，轻轻地在玻璃上哈了

一口气，下意识地伸出手指，在上面随意地画了一朵梅花，又画了两个摞在一起的箱子。

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呢？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沉重？

我漫无目的地想着，眼前是为生活而奔波的人们，却又时时闪现出那一直蔓延到天边的金黄色油菜花田。

我从小便是一个热爱幻想的人，对能生长出各种植物的田野，有着很深的迷恋。

有时我想，也许我应该是一个生活在树上的小树妖，或者是生活在深深水底的河蚌姑娘，还可以是生活在麦田里的小麦人，麦苗青翠的时候，我就穿一身水嫩嫩的绿衣裳，连头发也是毛茸茸的嫩绿，从头发中间盛开着一朵朵鹅黄的柳芽儿，全身上下都散发出麦苗清新的香气。麦苗成熟的时候，一片片田野都是灿烂辉煌的，把天空都染成了明亮的金色，这时我身上的衣服就会变成和成熟的麦穗一样的金色，站在麦田中，金灿灿的耀眼。但收割麦子的人，谁也看不见我，因为我和麦田是融为一体呀。

正纵横自由地乱想着，忽然感觉到自己身边似乎站了一个人，而客车已经在缓缓地向前行驶了。

我不经意地扭头往左侧看了一眼，眼前闪过一片洁白的衣衫，我的心一动，下意识地抬头一看，竟然真的是那个让人感觉很特别的少年。

车上已经没有座位了，他站在我的座位旁，一只手抓着头顶的扶手，轻轻地喘着气，看来是刚才一直拎着箱子的缘故。

他的眼睛望着窗外，客车已经开动了，外面又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油菜花田。

少年醉心地望着在微风中摇曳的油菜花，脸上显现出惊奇与喜悦交织的神情，仿佛他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美丽的景象一般，这种盛



大的美让他感到震惊。

这时，我听到他轻声说了一句什么，似乎是在不由自主地赞叹，外面的油菜花真美丽。可是，他说的话，我却一个字也听不懂，那些话语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

我惊奇地睁大了眼睛。

错落有致的语言，组合成一句奇妙的话，每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却听不懂猜不透他到底在说什么。

少年望着一块块如同风中锦绣一般的油菜花田，忍不住又赞叹了几句，我竭力伸长耳朵去听，却仍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再也忍不住了，望着他的眼睛，脱口而出：“请问，你在说什么？”

少年乍一听到这问话，有一点儿小小的吃惊，他低头看到我，眼里的神色变得温和了，用十分好听的普通话说：“我说，油菜花开得真美！”

他一开口，也让我略略吃了一惊。

褚城是一个北方小城，我身边的人说的都是褚城方言，只有在朗读课文的时候，我们才会用有些蹩脚的普通话，一板一眼认真地朗读。我从没听过在生活中有谁用普通话互相交谈的，如果在学校里说普通话，肯定会引起同学们的哄堂大笑。

这个少年说起普通话来却很自然，仿佛是说惯了的，带着一些陌生、飘忽的余韵，似乎隐含着自己家乡的方言口音。

“你是褚城人吗？”我也改用普通话，声音有点儿怯生生地问。

在生活中，我还从未用普通话和人交谈过，觉得怪不好意思的。

“不是。”少年微微一笑，“我是福建人，我的家乡在一个叫月清的小村庄。”

我不由得又惊又喜，原来我刚才的猜测竟然是对的，他看起来那么与众不同，果然不是我们本地人，而是来自南方。我只在地理书上看到过这个南方的省份，感觉它很遥远很遥远，从来没有到那儿去过。



“你是南方人吗？”我兴致勃勃地问，“你的家乡有山吗？”

我们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平原，长这么大以来，我还从来没看到过山，一直对大山、溪流和森林很感兴趣。

“是啊，我家就住在山上。”少年微笑着，目光很温柔，“我们那里的山很高很高，山上生长着各种植物，嫩绿的松树和杉树映着蓝天上的白云，还有翠绿的竹林，山看起来绿极了，也美极了！”

“山上有野猪吗？”我迫不及待地问。

我在一本童话书里看到过野猪的故事，对那些长着大大的獠牙，看似凶恶却憨厚可爱的家伙有着深深的好感。

“有啊，不过我从没见过。听爷爷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山上看到过野猪的踪迹，它们生活在很深的山里。比较常见的是野鸡、山猫等小动物。”少年说。

“你见过野鸡吗？山猫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少年所生活的地方神秘极了，他就像一本可以说话的故事书一样，只要问他，他就能告诉我很多新鲜、有趣的故事。

“野鸡常常见，它们喜欢在竹林里觅食，不过它们很机灵，飞得很高，像鸟儿一样，往往听到人的脚步声，人还没走近，它们就倏地飞到天空中去了，只看到一片斑斓的羽毛。”少年很乐意告诉我这些，仿佛在讲述的时候，也让他回到了熟悉的家乡。

“山猫呢？和我们家里养的猫长得像吗？”我总有问不完的问题。

“山猫比家猫要聪明、彪悍得多，它们在山中奔跑，快得像风一样。”少年说。

“你为什么会到我们这里来呢？”我问。

“爸爸做糕点生意， he 觉得北方人可能会对南方糕点感兴趣，就到北方来了。我跟着爸爸生活。”少年眼里的神色黯淡了。

“你这么小就离开家乡，会想家吗？”我刚问完这句话，就后悔了，担心勾起少年的思乡之情，让他觉得难过。

少年没有说话，只是望着窗外连绵不断的油菜花，轻轻地说：“我的家乡没有这么多油菜花，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广阔的田野，田野上盛开着像云彩一样的花，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我觉得天地间的一切都太美了，简直像来到了童话故事里！”

“每到这个季节，天地之间就会盛开着无边无际的油菜花啊！”我笑着说，“我从小就看惯了，虽然也觉得美得惊人，但不会像你这样觉得震惊。”

“是啊。”少年也微笑着说，“所以，从小跟着爸爸一起在外面闯荡，多见一些新鲜的事物，也很有趣。”

“你觉得我们楮城很新鲜吗？”我好奇地问。

对我来说，楮城太平凡无奇了，没有高大神秘的山，没有幽深奇妙的森林，也没有少年所讲的那些奇异动物，一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新奇。

“当然啊。”没想到，少年竟然连连点头，“田野这么广阔，这么平坦，一眼可以望见很远很远，简直太美、太不可思议了！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无边无际的麦田，看到麦苗在风中轻轻地摇曳，感动得眼睛都湿了。之前麦苗对我来说，只是书本上的一个名词而已，当我亲眼看到它在田野中生长的时候，我才感觉到，麦苗这种植物有多么美好，多么奇妙！”

“麦苗？我从小到大，常常在田野里看到啊，那是和我们最亲近的一种庄稼了。”我笑着说。

“对我来说，却是极其神奇、美丽的。”少年说，“像是一个奇迹一样，碧绿得一直涌到天边的麦浪忽然出现在我面前，我整个人都惊呆了。现在也是，只要我望向田野，心中就会涌起一种奇异的感动，感觉这个世界太广阔，太神秘，也太美好了。”

“我倒很羡慕你家乡的山，山里有多少神秘、有趣的动物啊，如果有只小山猫做我的朋友就好了！”我兴致勃勃地幻想。



“山上确实挺好玩的。一到春天，下过一场雨后，满树林里都是山菌子，拿一个小竹篮，一会儿就能拾一篮子，回家煮汤，鲜得很！或者加点儿青蒜、辣椒一起爆炒，比鸡肉吃起来还香呢！”少年的脸上带着快乐的笑容，无限回味地说。

“山上有野果吗？渴了，饿了，能随手摘到野苹果吃吗？”我想起在小说中常常看到这种令人向往的场景，忍不住问。

“有很多野果，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野果。”少年说，“有酸甜的野草莓，一咬一口蜜水的黄金果，酸得人鼻子都要皱起来的野山楂果……反正只要到了山上，就总有吃不完的野果，有些花朵还能吃呢！野山茶花里就有花蜜，轻轻一吸，舌尖就尝到了香甜的滋味。”

少年讲述的故事新鲜多汁，简直让我入了迷。

他告诉我，他的名字叫曾南飞；我告诉他，我叫叶苜蓿。

我们一路上不停地交谈着，他对我有问必答，在他的话语中，我仿佛看到了那个坐落在高山深处的小小村庄。

名叫月清的村庄，周围被苍翠的竹林环绕着，院子里种植着亭亭的枇杷树和繁茂的柑橘树。

少年的家在山上，推门出去就能看到长满翠绿植物的大山。大山就像他们沉默、亲密的朋友一般，永远温情脉脉地陪伴着山里的人，晴天享受阳光的照耀，雨天接受雨水的滋润，春去秋来，岁月变迁，大山在春夏变得风华正茂，在秋冬又变得沉稳内敛，时而年轻丰富，时而成熟丰满，那变幻多彩的感觉令人着迷。

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在我生活的世界之外，还有与我迥然不同的生活，无论自然环境、饮食习惯、语言风俗，都与我的家乡有很大的不同，这种鲜明的差异感深深地吸引了我，我一路上都满怀兴趣地听他讲述，丝毫不觉得疲倦。

不知不觉，时间像窗外的油菜花田一般，瞬间就飞过了我旁边的窗口。很快，客车就到站了。

“我到了。再见！”少年冲我微笑一下，似乎犹豫着想说什么，最终没有说出口，冲我挥了一下手，说，“路上注意安全！”

“嗯。”我点点头，望着他挺拔的身影很快地下了车，白衬衫在车门旁一闪就不见了，感到有点儿淡淡的失落，仿佛在看一本书，正看到精彩、生动的部分却突然被老师收走了一样。

“只顾着和他聊大山的故事，竟然忘记问他拎着那么沉重的箱子去做什么了。”我下意识地想。

我连忙背好书包跑下车，看到车上的人们都围在车厢旁，等着拿行李。那个和我说话的少年却不在人群中。

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悄悄走了。

就像他当时突然从我的视线中消失，又突然出现在车上，站在我身边，轻轻地拉着客车上的拉环一样，一切都是那么无声无息。但却像蝴蝶的翅膀一般，轻轻地在我周围的生活中扇起了细雨般的轻柔涟漪。

我不禁怅然若失。

